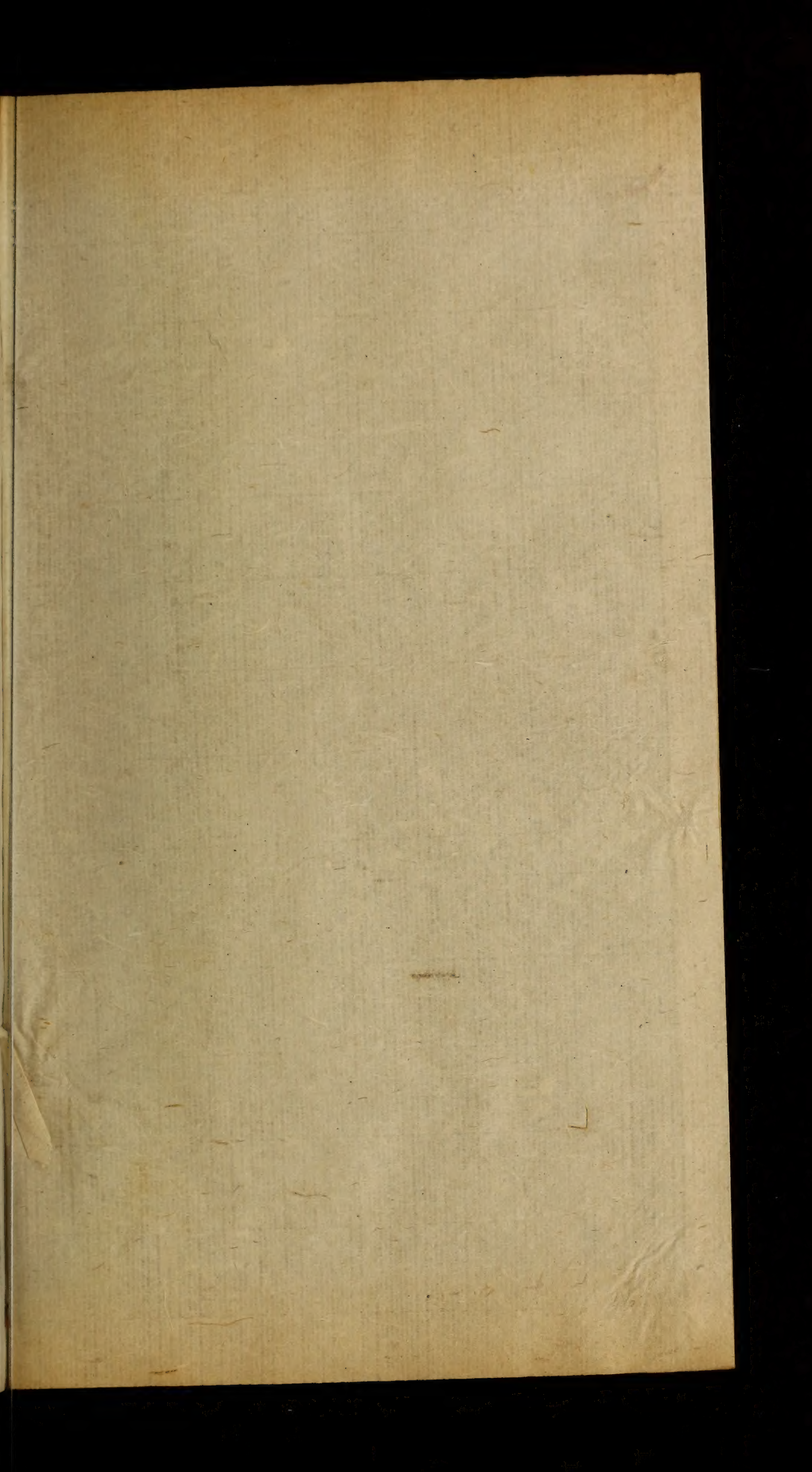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　五三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唐紀

代宗皇帝

綱 己未。十四年。春。正月。以李泌爲澧州刺史。見上卷三十。

目 常袞言於上曰。陛下久欲用李泌。音漢宣帝欲用人爲公卿。必先試理人。請且以爲刺史。使周知人間

利病。侯報政而用之。綱二月。田承嗣卒。目以其姪悅爲魏博見上卷十二。留後。綱三月。淮西見上卷十三。將李希烈逐其節度使李忠臣。詔以希烈爲留後。綱夏五月。帝崩。太子即位。目上崩。遺詔以郭子儀攝冢宰。德宗即位。動遵禮法。食馬齒菜名。今馬齒莧也。羹。不設鹽酪。音洛。乳漿。綱閏月。貶崔祐甫爲河南少尹。祐甫與常袞議羣臣喪服不合。袞奏祐甫率情變禮。貶之。綱貶常袞爲潮州刺史。以崔祐甫同平章事。目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爲宰相。皆不預朝政。袞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貶祐甫。既而二人表其非

罪。上問卿歸言可貶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以袞爲欺罔。貶爲潮州（今廣東潮州府）刺史。而以祐甫代之。聞者震慄。時上居諒陰。（庵。天子居喪之次）委政祐甫。所言皆聽。而羣臣喪服。竟從袞議。（袞議羣臣喪服當從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其天下吏人三日釋服自遵遺詔。祐甫以爲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皆應三日釋服。）初至德（肅宗年號）以後。天下用兵。官爵冗濫。元王（元載王縉）秉政。賄賂公行。及袞爲相。思革其弊。四方奏請。一切（砌）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祐甫欲收時望。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適。上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

用人無親踈新故之殊

尊郭子儀爲尚父

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爲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庵○諳曉也。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爲然。

司馬溫公曰。用人者。無。親。疏。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天下之賢。非一人所能盡。若必待素識而用之。所遺亦多矣。必也。舉之以衆。取之以公。而已不置豪髮之私於其閒。則無遺賢曠官之病矣。

綱 詔罷四方貢獻。又罷梨園。見四八卷六。綱 尊郭子儀爲尚父。加太尉。兼中書令。書法 書尚父何號也。宰衡書號。則此曷爲書尊。書尊。所以見子。儀。之。可。尊。也。而。德。宗。亟。知所尊亦著矣。書尚父始此。音 宰衡書號。見註十八卷二七。目 上以

裴諝明郭公不足畏

祥瑞何益於人

山陵近。葬期伊邇也。帝王所葬曰山陵禁屠宰。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爲郭公地乎。諝曰此乃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勳高望重。上新即位。以爲羣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綱]詔天下毋得奏祥瑞。縱馴何象。出宮女。[目]澤州今山西澤州。上慶雲見一卷二五卿雲。圖。上曰。朕以時和年豐爲嘉祥。以進賢顯忠爲良瑞。如卿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毋得上獻。先是外國累獻馴象。上曰。

軍士投兵相顧　德宗始初清明

象費豢（患）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於荆山（在陝西西安府富平縣）之陽。及豹貀（納。似狗，豹文）鬭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今山東濟南府淄川縣）青（今山東青州府）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致堂胡氏曰。君以養人為職。凡為人害者必去之。故禹放龍蛇。周公驅虎豹犀象。德宗始初清明。其行事無愧於先王。是可法也。

【綱】以李希烈為淮西（見上）節度使。【目】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還。問所得頗少。則以為輕我命。由是中使所至。公求賂遺（去聲）。重載而歸。上素知其弊。遣中使邵

光進賜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兼 絲絹也）七百匹。上怒。杖光進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華陽范氏曰。德宗矯代宗之失。而深懲宦官之蠹。豈不明哉。然其終也。舉不信羣臣。而惟宦者之從。至委以禁兵。而其後八主廢置。遂出於其手。則其為害。又甚於代宗矣。故夫德宗即位之初。凡深矯代宗之政者。蓋出於一時之銳。而無忠信誠懿之心以守之。未有不甚之者也。

【綱】以馬燧為河東節度（治山西太原府）使。（河東騎士單弱。燧居數月。教為精騎）

【綱】以劉晏判度支（見五十卷二七。）【目】初第五琦始榷鹽（見上同）以佐軍用。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

崔祐甫智

緡（民貫也）。○晏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厭苦。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以鹽爲漕傭（木運曰漕，雇直曰傭），自江淮至渭橋（見卷十一十四），率萬斛傭七千緡。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擇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綱】六月，詔寃滯聽詣三司使及撾（職瓜反，擊鼓也）。○登聞鼓（登聞院懸鼓以達寃人）。【綱】遣使慰勞（去聲）淄青將士。【目】李正己（平盧節度使。平盧，今山東青州府）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卻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

木妖

楊炎所由進

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已懸服天下以爲太平之
治。庶幾可望焉。[綱]秋。七月。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
[目]安史（安祿山 史思明）亂後。法度墮弛。將相宦官競治第舍
各窮其力而後止。時人謂之木妖。上素疾之。故毀其
尤者。[綱]以張涉爲右散騎常侍。[目]上之在東宮也。國
子博士張涉爲侍讀。卽位之夕。召入禁中。事皆咨之。
明日以爲翰林學士。親重無比。至是以爲散騎常侍
學士如故。[綱]八月。以楊炎喬琳同平章事。[目]上方勵
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於崔祐甫。祐甫薦炎器業。上

沈既濟上選舉議

亦素聞其名故自道州今湖廣永州府道州司馬用之琳粗率喜詼諧見十三卷十一無他長與張涉善涉稱其才可大用上信而用之聞者無不駭愕既而祐甫病不視事(綱)

沈既濟上選舉議(目)議曰選舉之法三科曰德也才也勞也然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今乃以此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臣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宜令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舉辟益也用其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察而舉之加以譴黜則

秀才伏得而官無不治矣【綱】冬。十月。吐蕃南詔寇（見卷四三四）入寇。遣神策（軍名。今陝西平涼府華亭縣。）都將李晟等擊破之。【綱】葬元陵。（在西安府富平縣檀山。）【綱】十一月。喬琳罷。【目】琳以衰老耳聾。論議疏闊。罷政事。上由是疎張涉。【綱】十二月。立宣王誦為皇太子。【綱】詔財賦皆歸左藏。【書法】人主無私藏。書詔財賦皆歸左藏。譏之誠是也。書以美之。宜矣。【目】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見四九卷二六）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見四六卷四）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為度支使。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

楊炎論財賦不宜貯內庫

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竊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帽亂不明也）不集。今獨使中人（宦官也）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弊。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上卽日下詔從之。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國】遣關播招撫湖南盜賊。

【目】湖南（[illegible]）賊帥王國良阻山為盜。上遣都官員外郎關播招撫之。

泌辭行。上問以爲政之要。對曰。爲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爲理。上曰。朕比已下詔求賢。又遣使搜訪矣。對曰。此唯得文詞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上悅。

德宗皇帝 名适。代宗太子。在位二十五年。壽六十四歲而崩。○帝猜忌刻薄。以強明自任。恥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姦諛。用盧杞趙贊。以至於敗。小人之能亂國也如此。

綱 庚申。德宗皇帝建中元年。春正月。始作兩稅法。書法 於是租庸調法盡廢矣。故書始。凡貢賦書始者。初。皆重其始爲民害也。

目 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見四二卷十一。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

楊炎作兩稅法

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至德（肅宗年號）兵起所在賦斂迫趣（促）取辦無復常準下戶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其土著（見十四卷二）者百無四五至是楊炎建議作兩稅法（謂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見同卷庸調）以貧富爲差（雖）爲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於度支（見上四）上用其言仍詔兩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德宗名廉而實貪

華陽范氏曰，德宗之政，名廉而實貪，故其令戒而終廢，蓋禁暴之法雖具，而誅求之苛常出於法外，天下之吏，奉意而不奉法，迎意有非本法無功，是以法雖存，而常爲無用之文也。

綱 罷轉運租庸鹽鐵等使，貶劉晏爲忠州（今四川重慶府忠州）刺史。初劉晏與楊炎不相得，至是炎奏罷晏轉運等使，尋貶忠州刺史。綱 二月，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綱 以段秀實爲司農卿。目 崔祐甫有疾，多不視事，楊炎獨任大政，專以復恩讎爲事，奏用元載遺策城原州，（見上卷二五）炎欲發兩京（西京長安，東京洛陽）、關內（見四二卷二八）丁夫浚豐州（見四七卷末）陵陽渠，以興屯田。上遣中使訪之涇原。（見上卷三十）節度使段秀實，秀

以朱泚爲涇原節度使

實以爲邊備尚虛。未宜興事以召寇。炎怒。以爲沮己。徵秀實爲司農卿。使李懷光城涇原。既而渠竟不成。

綱 以朱泚爲涇原節度使。

目 初。炎欲城原州。命李懷光居前督作。朱泚、崔寧各將萬人翼其後。詔下涇州爲城。見上卷二四 其將士怒曰。吾屬始居邠州。見前上 甫營耕桑。有地著土者猶言之安。徙屯涇州。披荊榛。立軍府。坐席未煖。又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又以懷光嚴刻。皆懼。別駕劉文喜因衆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復求段秀實。或朱泚。爲帥。詔以泚代懷光。

綱 三月。張

生日不受獻　築奉天城

涉坐贓放歸田里。[綱]以韓滉判度支。以杜佑權江淮轉運使。楊炎罷度支轉運使。既而天下錢穀無所總領。乃復舊制。[綱]夏四月。上生日不受獻。六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甫卒。[書法]宰相卒書具官。賢之也。[綱]築奉天城。[目]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今陝西西安府乾州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上命京兆即西安府發丁夫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

遂昌尹氏曰。按術士桑道茂。言德宗不出數年有離宮之厄。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不三四年。果有朱泚之亂。德宗思其言。於是幸奉天。果獲其濟。然則治亂皆前定歟。吁

術士億中千百一也

是不然。術士之言不中者多矣，其億而中者，千百之一二也。道茂知德宗將有離宮之厄，盡勸之親賢遠奸，輕傜薄賦，至誠待下，坦懷不疑，加是而猶有厄焉，歸之天數可也。省無一言及此，顧惟發丁夫以脩城，既而有變，棄居其中，幸而諸將奮勇，得復舊京，德宗因是之言，一切歸之氣數，不復反已自咎。嗚呼！朱泚之反也，以道茂言脩奉天城而得全，不知懷光之反也，亦僅以人言脩梁州城否乎？何不得全也？由是觀之，則術士之言亦億中而已矣。

【綱】秋七月，殺忠州刺史劉晏。

【發明】凡興利之臣，罕[illegible]得其死者，以劉晏之善理財濟唐中興，亦且不保其終，則餘可知矣。然是時楊炎誣譖其罪，而德宗又密遣中使縊之，政刑若此，君臣俱任其責，此固綱目書殺而不去其官之意也。

【目】荊南（今湖廣荊州府）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指，奏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炎證

劉晏善理財

成之上密遣中使縊意殺之天下寃之初安史見上五之亂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音咨量皆倚辦於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也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驛傳也相望覘前十去二覘〇窺也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為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常言士陷贓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脩吏雖潔廉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汙其句鉤同

出納必委之士類

理財以養民爲先

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晏又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猶言若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困弊流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戶口蕃息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非晏所統亦不增

官多則擾民者

常平鹽

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見上四 季年乃千餘萬緡。晏專用榷鹽見同上 法。充軍國之用。晏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黃河流湍悍。勇急也。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爲成勞受優賞。晏以爲江見三三卷三五入汴見三四卷三三。河見上渭見四一卷

各隨便宜造運船緣水置倉

大計不惜小費

二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水運曰漕。）卒。緣。（循也。）水。道。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沉覆者。船十艘（艘。船之總名。）為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於揚子（今江南揚州府儀眞縣。）置場造船艘。給千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較計。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

事必一日中決

劉晏之言不可廢

咸通(懿宗年號)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音翠)薄。漕運遂廢。晏為人勤力。事無閑劇(極○閑與煩也)。必於一日中決之。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

致堂胡氏曰。劉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而其言有不可廢者。由納必委之士類。理財以養民為先。官多則民擾。論大事不計小費。事必於一日中決之。皆可法也。夫晏之足國。其功豈王鉷韋堅楊慎矜之比。然亦不免於誅死。何也。利於上。必不利於下。利於公。必不利於私。不利則起怨。怨積則生禍矣。且吏亦言衆頗疾之。是必有說矣。

【綱】冬。十月。貶薛邕(雍)為連山尉。【目】大曆(代宗年號)以前。賦斂出納俸給。皆無法。長吏得專之。重以元王(元載王縉)秉

政貨賂公行天下不按贓吏者殆二十年上以宣今江南寧國府歙縣○今江南徽州府觀察使薛邕文雅舊臣徵爲左丞邕去宣州盜隱官物以巨萬計殿中侍御史員寓發之貶連山今廣東廣州府連山縣尉於是州縣始畏朝典上初卽位疏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見上九薛邕繼以贓敗宦官武將皆曰南牙見四七卷一文臣贓至巨萬而謂我曹宦者也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華陽范氏曰德宗之不明豈足與有爲哉二臣以敗而疑天下之士皆貪何其信小人之深

德宗以噎廢食

而待君子之淺也。舜不以朝有四凶而不舉元愷。周不以宗家有管蔡而不封懿親。夫以失於二人而不取於衆。是以噎而廢食也。

綱 辛酉。二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子惟岳自稱留後

發明 唐自安史之亂。僕固懷恩分置諸帥。自爲黨援。由是遂失河北。德宗痛先朝之失。欲革其弊。然所用不得其人。所行不由其道。徒益亂而已。綱目書李寶臣卒。子惟岳自稱留後。所以見藩鎮之勢。自相傳襲。而不出於朝廷之命者也。嗚呼。自是而後。習以爲常。遂不勝其書矣

目 李寶臣（見上卷十二）欲以軍府傳其子惟岳。以其年少闇弱。豫誅諸將之難制者數十人。及卒。孔目官胡震家僮王他奴。勸惟岳匿喪。詐爲寶臣表。請繼襲。不許。乃發喪

德宗所言皆人君之事

自稱留後。使將佐共奏求旌節。又不許。初寶臣與李正已。田承嗣。梁崇義俱見同上。相結。期以土地傳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為悅一見上。請繼襲。至是悅屢為惟岳請。上亦不許。或曰。不與必為亂。上曰。賊本無資以為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衆耳。嚮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竟不許。

致堂胡氏曰。德宗所言。皆人君之事也。而不能有濟者。失本末先後之序故也。

目 田悅乃與李正已各遣使詣惟岳。潛謀勒兵拒命。

郭子儀屏姬見盧杞

正已發兵萬人屯曹州。今山東兗州府曹州。悅亦完聚與崇義惟岳相應。河南士民騷然驚駭。詔以永平節度質實云未詳。沿使李勉為都統備之。

【綱】以楊炎盧杞同平章事。

【書法】自喬琳罷。楊炎獨相。於是始兼相盧杞。炎固未嘗罷也。其以楊炎盧杞並書何。並書楊盧。所以見帝不尊任楊之意也。一楊炎足以誤國。況以盧杞並相乎。

【目】杞貌醜。色如藍。有口辯。上悅之。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候。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楊炎既殺劉晏。朝野側目。李正已累表請晏罪。炎懼。遣腹心

分詣諸道。密諭以晏昔嘗請立獨孤后。初德宗即位。炎疾劉晏久典利權。風言晏嘗密表勸代宗立獨孤妃爲后。楊炎因言晏與黎幹同謀。崔祐甫言茲事曖昧。況已更大赦。不當復究。尋貶晏忠州刺史。上自殺之。上聞而惡之。由是有誅炎之志。擢杞爲相。不專任炎矣。炎素輕杞無學。多託疾不與會食。杞亦恨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置之死地。引裴延齡爲集賢殿直學士。親任之。

盧杞引裴延齡

華陽范氏曰。君子與小人。莫不引其類。故任一小人。而天下被其災害者。數十年而未已。爲德宗相杞。而杞引延齡。則其國政可知矣。一置相可不慎哉。

【綱】發京西兵戍關東

【目】發京西防秋兵萬二千戍關

京。上御望春樓宴勞去聲之。神策見廿六將士獨不飲。上使詰乞之。其將楊惠元對曰。臣等發奉天見上九軍帥張巨濟戒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凱同愷○勝之樂旋之日相與為歡。苟未捷。毋飲酒。故不敢奉詔。及行。有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缾酒器罌瓦○缾之總名不發。上深歎美。賜書勞之。

【綱】夏五月。田悅以兵寇邢洺。

【目】田悅李正己。李惟岳定計連兵拒命。悅欲阻山為境。曰。邢今直隸順德府。洺明○今直隸廣平府。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乃遣兵馬使康愔將兵八千人圍邢州。自將兵數萬圍臨

終綱目一人

洺。縣名故城在廣平府城西邢州刺史李共臨洺將張伾丕堅壁拒守。【綱】六月。以韓滉[illegible]為鎮海軍今江南鎮江府節度使。梁崇義拒命。詔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督諸道兵討之。【綱】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書法】號官爵諡具前乎此未有也後乎此無有也終綱目千三百六十二年一人而已矣【目】子儀為上將擁彊兵。程元振魚朝恩讒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今河南開封府。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

天下以其身為安危

遣兵衛送出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唐制，一歲終一考功。子儀自肅宗乾元元年拜中書令，至是凡二十四考。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壻皆為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頷頷點頭以應也之而已。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輩皆出麾下，雖貴為王公，常頤指役使，趨走於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為名臣者甚衆。

致堂胡氏曰：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此漢唐以來將相所難者，子儀以何道

而能然、惟欲忠信發義命、而已矣、吏又稱其窮奢極欲、愚竊惡其言之過矣、窮奢極欲、小人之處富貴之所為也、豈謂子儀之賢而有是哉、

張伾守臨洺

綱 秋七月、楊炎罷、以張鎰同平章事。綱 詔馬燧李抱眞李晟討田悅、戰於臨洺、大破之。目 田悅攻臨洺、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張伾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軍守戰甚苦、伾家無他物、請鬻此女、爲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眞告急於朝、詔馬燧及神策兵馬使李晟將兵討悅、又詔朱滔討惟岳、燧等軍至臨洺、悅悉衆力戰、悅兵大敗、悅夜

遂洺州圍亦解【綱】平盧（見上卷十二）節度使李正己卒子納自領軍務與李惟岳遣兵救田悅【綱】八月李希烈與梁崇義戰大破之崇義死傳（轉去聲）首京師（呼遲）【綱】九月以張孝忠為成德軍（見五卷末）一節度使【綱】加李希烈同平章事以李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目】初希烈請討梁崇義上亟（器）稱其忠黜陟使李承自淮西（見上三）還言於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有功之後更煩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為然希烈既得襄陽（見上卷二山南東道）遂據之上乃思承言以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承單騎赴

鎮至襄陽希烈迫脅萬方承不屈希烈乃大掠而去

【綱】冬十月殺左僕射楊炎【書法】楊炎有罪矣其以無罪書殺何殺不以其罪也

【目】初蕭嵩玄宗相家廟臨曲江見上卷十八玄宗以娛遊之地非神靈所宅命徙之楊炎爲相立廟復直其地炎惡京兆尹嚴郢盧杞欲陷炎引以爲御史大夫先是炎有宅在東都賣以爲官廨介○官舍也郢按之以爲有羨利吏議以爲監主自盜當絞杞因言嵩廟地有王旺氣故玄宗徙之炎有異志故取以建廟遂貶崖州今廣東瓊州府司馬遣中使護送縊殺之

【綱】徐州刺史李洧

盧杞陷楊炎

馬燧洹水之捷

委以州降[目]徐州(今江南徐州)刺史李洧正己之從父兄也。舉州歸國。遣巡官崔程奉表詣闕。乞領徐海(今江南淮安府海州)沂(今山東兗州府沂州)觀察使。且曰。今海沂皆為李納所有。洧與其刺史王涉馬萬通有約。苟得朝廷詔書。必能成功。程先白張鎰。盧杞怒。不從其請。以洧為招諭使。

[綱]十一月。劉洽(朔方將)唐朝臣(宣武將)等大破青(見四九卷四平盧)魏(見上一魏博)兵於徐州(先是李納遣其將王溫會魏博兵攻徐州。李洧遣王智興詣闕告急。詔出朝臣劉洽等共救之)

[綱]壬戌三年。春正月。馬燧等大破田悅等於洹水。

河北之再禍自此始

（今直隸大名府魏縣）博洺州（見上卷二）降【綱】朱滔張孝忠與李惟岳戰，大敗之趙州（今直隸真定府趙州）。降成德（見上十三）兵馬使王武俊殺惟岳（傳見上）首京師【綱】二月以張孝忠為易（亦）定滄州節度使王武俊為恆冀團練使康日知為深趙團練使以德棣隸幽州（今直隸順天府）【書法】薛嵩等之帥河北也，總書諸鎮，此亦河北諸鎮也，其分敘之何？為武俊欲也。武俊之功大矣，豈日知比哉？既割二州，又惜節鉞，又欲分其權焉。則謀國者之失也。河北之再禍自此始矣，故詳之。【目】時河北（見卷二上）略定，惟魏州（見上同）未下，李納勢日蹙，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以孝忠為易（今直隸保定府易州）定（今直隸真定府定州）滄（見上同）州節度使

武俊、日知。康日知亦李惟岳部將，以趙州歸國。爲恆眞定府冀今眞定府冀州深見五一卷十五。趙團練使。以德棣二州上見同隸朱滔。令還鎮。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留屯深州。武俊自以不得爲節度使。又失趙定。不悅。復有詔令武俊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俊以爲魏博既下。朝廷必取恆冀。故分其糧馬以弱之。疑未肯奉詔。田悅聞之。遣判官王侑說朱滔救魏博。滔大喜。卽遣侑歸報。又遣王郅質說王武俊共救田悅。武俊亦喜。許諾。相與刻日舉兵南向。【綱】三月。以李洧兼徐海沂觀

察使〔目〕劉洽攻李納於濮州（今山東東昌府濮州）克其外城。納於城上涕泣求自新。李勉（見上十四）又遣人說之。納遣判官房說入見。會中使宋鳳朝稱納勢窮蹙不可捨。上乃囚說等。納遂歸鄆（鄆州今山東兗州府鄆城縣）復與田悅等合。朝廷以納勢未衰。始以洧兼徐海沂觀察使。而海沂已爲納所據。洧竟無所得。

致堂胡氏曰。盧杞若不怒崔程。則平盧失其右臂。德宗若不聽宋鳳朝。則田悅等喪其輔翼。於是魏博孤立。河北平矣。小人之不可用如此夫。

小人之不可用如此

〔綱〕夏四月。朱滔王武俊反。發兵救田悅。寇趙州（見上）詔

大索長安中

李懷光（朔方節度使）討之。（討悅且拒滔等）綱 括富商錢 目 時兩河（河南河北）用兵。月費百餘萬緡。（見上四）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上從之。判度支（見上四）杜佑大索長安中。長安囂然。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僦（酒去聲。賃也）櫃質（至。物相質當也）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教。地藏曰窖）百姓爲（去）之罷市。計并借商所得纔二百萬緡。人已竭矣 綱 洛州（見上十五）刺史田悅入朝 目 李抱眞馬燧數（朔）以事相恨望。怨隙遂深

李晟說馬燧

馬李釋憾結歡

不復相見。由是諸軍逗撓。見四六卷九。久無成功。上遣中使和解之。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

怨邢州。見同洛州。燧大怒。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李尚書以邢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衆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真壘。相與釋憾結歡。會田悅請入朝。燧奏以洺州隸抱真。李晟軍先隸抱真。又請兼隸燧。以示協和。

綱 名朱泚入朝。以張鎰兼鳳翔節度使。

目 朱滔遣人以蠟書見五十卷二一。蠟表遺朱泚。見上八、欲與同反。馬燧獲之。并使者送長安。泚不之知。上驛

名泚至示之。泚頓首請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長安。賜賚甚厚以安其意。上以幽州（見上）兵在鳳翔。（今陝西鳳翔府）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為上所重。欲出之。乃對曰。鳳翔將校皆高班（班秩高也）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同俯）首未言。杞遽曰。陛下必以臣貌寢。（貌不揚曰寢）不為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算。上乃顧鎰曰。無以易卿。鎰知為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上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當時以為有貞觀（太宗年號）之風。及杞為相。知上性

李懷光愜山之敗

多忌因以疑似離閒（諫）羣臣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綱】六月李懷光擊朱滔王武俊於愜（怯）山敗績

【目】朱滔王武俊軍至魏州（見上）田悅具牛酒出迎滔營於愜山（在大名府大名縣）李懷光軍亦至馬燧等盛軍容迎之滔以爲襲已遽出陳懷光欲乘其營壘未就擊之燧請且休士觀釁懷光曰時不可失遂擊滔滔軍崩沮懷光按轡觀之有喜色武俊引騎橫衝之懷光軍分爲二滔引兵繼之官軍大敗溺死者不可勝（升）數（上聲）燧等與諸軍涉水而西保魏縣（今大名府魏縣）以拒滔

滔等亦引兵營魏縣東南與官軍隔水相拒【綱】冬十月以曹王皐爲江西節度（治江西南昌府）使【綱】以關播同平章事【目】盧杞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已權薦播儒厚可鎭風俗遂以爲相政事皆決於杞播但斂袵無所可否上嘗從容與宰相論事播欲有所言杞目之而止出謂之曰以足下端慤少言故相引至此曏者奈何發口欲言邪播自是不敢復言【綱】十一月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皆自稱王（滔稱冀王爲盟主悅稱魏王武俊稱趙王納稱齊王）

【綱】十二月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

關播薦李元平處

使液汙地

綱 癸亥。四年。春。正月。李希烈陷汝州。詔遣顏眞卿宣慰之。

目 李元平者。薄有才藝。性疎傲。敢大言。好論兵。關播奇之。薦於上。以爲將相之器。以汝州 今河南汝州。 近許。 時希烈徙鎭許。今河南開封府許州。 擢元平爲別駕。知州事。元平至。卽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壯士數百人往應募。繼遣其將李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應募者應之於內。縛元平馳去。元平見希烈。恐懼便液。 溲也。液流也。汙去聲。 地。希烈罵之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遣別將取尉氏。 今開封府尉氏縣。 圍鄭州。 今開封府鄭州。 東都 今河南河南府。 震駭。初。盧

詔遣顏眞卿宣慰李希烈

杞惡太子太師顏眞卿。欲出之。眞卿謂曰。先中丞傳去聲首至平原。眞卿以舌舐時上聲面血。先中丞。謂盧杞父奕也。天寶中。拜御史中丞。傳。驛遞。舐。吮也。安祿山陷東都。奕被殺。傳首至平原。時顏眞卿爲平原太守。執其使。取奕首。以舌舐其面血。續以蒲身。葬之。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覺然驚顧貌。起拜。而恨之益深。至是上問計於杞。杞對曰。誠得儒雅重臣。爲去聲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眞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眞其人也。上以爲然。遣眞卿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眞卿乘驛至東都。留守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眞

眞卿色不變
四凶何謂四王
眞卿叱四使

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至許。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環繞慢罵。拔刃擬之。眞卿色不變。遂羈不遣。朱滔等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勸勉進上帝號也。）希烈召眞卿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豈吾獨爲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眞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爲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他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眞卿叱之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

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脅乎。希烈掘坎於庭。云欲阬之。眞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

綱 夏四月。初稅閒架除陌錢。陌通作百。書法書初何謹始也。是法行而愁怨之聲盈於遠近矣。○房屋有稅及官用省錢始此。

目 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見上四。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纔逾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見同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閒架者

陸贄言得法

每屋兩架爲閒。上[上]至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敢匿一閒。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爲率。敢隱錢百者。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賞錢皆出坐者。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

[綱]秋。八月。李希烈寇襄城。今河南開封府襄城縣。詔發涇原今陝西平凉府。見上入。等道兵救之。

[目]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陸贄名。即位。召爲翰林學士。數[朔]問以得失。贄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

財者人之心

其入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天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黷寇之弊。亦有不戢（讀入聲）自焚之災。（戢，斂也，左傳隱公四年，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又曰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心傷則其本傷。本傷。則枝葉顛瘁矣。又論關中（即關內，見四三卷三二）形勢。以爲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見同上）分隷禁衛。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寖微。故祿山竊

倒持之柄。一舉滔天。乾元（肅宗年號）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深入。先帝避之東遊。（見上卷四）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底）之慮。追想及此。豈不寒心。今朔方（李懷光）太原（馬燧）之衆。遠在山東。神策（李晟）六軍。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之兵。繼出關外。倘有賊臣啗（餌啖之也）寇。黠（閑入聲）虜覷（要本作覰。伺視也）邊。未審陛下何以禦之。

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勢苟危則舟中敵國。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脩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乎。

贊論如蓍龜之兆見

今關輔（關中三輔見上卷六）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中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泚希烈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臣願追還神策六軍郎將子弟明敕涇隴（見上卷二四）邠寧（見上卷十七）更不徵發仍罷閒架等稅冀已輸者弭（米）怨見（現）處者獲寧則人心不搖而邦本固矣上不能用

華陽范氏曰贊論用兵之致亂如蓍龜之先見何其智哉天下之患在於人莫敢言而君不得知苟言之而不聽則必亂而已矣

【綱】冬十月涇原兵過京師作亂上如奉天朱泚反僭

長安。目 上發涇原等道兵救襄城。見上。十月。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城。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兾得厚賜遺（去聲）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滻（產）水（在長安府城東。）詔京兆尹王翃犒師。惟糲（麤米）食菜餤（淡。餅餤也。麪裹菜為之）衆怒。蹴而覆（福）之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患。貫也。）甲張旗鼓譟還趣（趨）京城。上遽命賜帛人二匹。衆益怒。射（石）中使殺之。遂入城。百姓駭走。初京城名募使白志貞募禁兵東征。死

姜公輔洗硯

亡者皆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爲販鬻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乃與太子諸王公主自苑北門出王貴妃以傳國寶繫衣中宦官竇文瑒唱霍仙鳴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後宮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七八翰林學士姜公輔叩馬見二卷二九言曰朱泚嘗爲涇師涇原節度使廢處京師心常怏怏今亂兵若奉以爲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曰無及矣夜至咸陽見上卷四飯返數匕匙而過羣臣皆不知乘輿所之盧杞關播

德宗幸奉天

白志貞王翃陸贄等追及於咸陽。賊登含元殿。(見四五卷二十。)譟(同噪)爭入府庫運金帛。姚令言曰。今衆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閒居私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騎迎朱泚入宮。居白華殿。自稱權知六軍。百官出見泚。或勸迎乘輿。泚不悅。源休以使回紇(去年五月。上遣源休送回紇大臣突董等喪還其國。)還。賞薄怨朝廷。入見泚。爲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僭逆。上思桑道茂之言。(見上九。)幸奉天。(見上。)同金吾大將軍渾瑊(音減)繼至。瑊素有威望。衆心恃之稍安。檢校司空李忠臣。太僕卿張光晟。(音盛)皆鬱鬱不得志。

段秀實說泚

盧杞保朱泚不反

至是與工部侍郎蔣鎮皆爲泚用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騎召之不納騎士踰垣入劫之秀實乃謂子弟曰吾當以死徇社稷耳乃往見泚說之曰犒師不豐有司之過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此莫大之功也泚不悅上徵近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爲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脩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亦以爲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

段秀實死節

秀實奪笏擊朱泚

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單寡。有備無患。若泚奉迎何憚兵多。上乃悉召援兵入城。

綱　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朱泚。不克死之。

目　秀實與將軍劉海濱。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謀誅朱泚。迎乘輿。未發。泚遣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駕。實襲奉天。秀實謂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印符追之。旻得符而還。泚令言大驚。靈岳獨承其罪而死。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

朱泚自稱大秦皇帝尋改號漢

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因以笏擊泚中其額濺（薦濺灑也）激血灑地海濱不敢進而逸泚臣前助泚泚得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海濱捕得見殺明禮從泚攻奉天復謀殺泚亦死上聞秀實之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

【綱】鳳翔（見二十七上）將李楚琳殺節度使張鎰降于朱泚

【綱】朱泚僭號

【目】朱泚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以姚令言李忠臣爲侍中源休同平章事蔣鎮樊系（系係）張光晟等拜官有差泚立弟滔爲皇太弟休

勸泚誅翦宗室以絶人望殺凡七十七人系爲泚譔冊文。既成。仰藥仰首而飲藥也。而死。泚尋改國號漢。【綱】李希烈陷襄城【綱】李懷光朔方節度使。時屯直隸大名府魏縣。帥衆赴長安【綱】以蕭復劉從一姜公輔同平章事。【綱】泚犯奉天。詔韓遊瓌規渾瑊拒之【目】泚自將逼奉天。邠寧見上卷十七。韓遊瓌將兵拒泚。遇於醴泉今西安府醴泉縣。遂引兵還。還奉天。泚亦隨至。渾瑊與遊瓌血戰竟日。賊乃退。造攻具。毀佛寺以爲梯鉤梯也。所以登城者。衝。衝車也。所以陷陣者。遊瓌曰。寺材皆乾干薪。但具火以待之。上與陸贄語及亂故

陸贄論理亂疏

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曰。陛下志壹區宇。四征不庭。朝也。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禦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所謂羣臣之罪。豈徒言歟。臣又聞之。天所視聽。皆因於人。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

力竭耗人心驚疑上自朝列下逮蒸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脩之而已

【綱】將軍高重捷及泚兵戰死

【目】將軍高重捷與泚驍將李日月戰於梁山（在西安府乾州）破之乘勝逐北賊伏兵掩之斬其首而去上哭之盡哀結蒲

爲首而葬之。泚見其首亦哭曰。忠臣也。束蒲爲身而葬之。日月亦戰死於城下。歸其尸。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奚本東胡宇文之別種。日月本奚人。故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矣。及泚敗。獨日月之母不坐。

綱 十一月。李晟將兵入援。渾瑊擊朱泚。破走之。奉天圍解。

目 李晟聞上幸奉天。引兵出飛狐道。在山西大同府廣昌縣。晝夜兼行。詔以爲行營見上四節度使。泚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時供御纔有糲米麤米也。二斛。每伺賊閒。夜縋人於城外采蕪無菁精。菜名。又名蔓菁。根而進之。李懷光以兵五

渾瑊破朱泚雲梯

萬入援至蒲城(今西安府蒲城縣)李晟亦自蒲津(關名在西安府朝邑縣)齊軍於東渭橋(見十一卷二十六)馬燧遣其司馬王權及子彙將兵五千人屯中渭橋(見同上)泚黨所據惟長安城出戰屢敗泚以爲憂乃急攻奉天造雲梯高廣數丈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恟懼渾瑊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撫諭之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瑊中流矢進戰不輟會雲梯輾地道輪陷不能前却火從地出須臾灰燼賊乃引退於是三門出兵太子督戰賊徒大敗李懷光引兵

賈隱林先見之言

梁州之再辱始此

西先遣兵馬使張韶齎蠟表二十(見上)開行(從微道而行)至奉天。値賊方攻城。驅使塡塹(鏨去聲。遶城水也)。塹得開入城。上大喜。城中歡聲如雷。懷光亦敗泚兵於醴泉(二見上九)。泚遂遁歸長安。衆以爲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泚退。從臣皆賀。汴(今河南開封府)滑(今直隸大名府滑州)兵馬使賈隱林進言曰。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艾息也)。上甚稱之。【綱】李懷光至奉天。詔引軍還取長安。【書法】於是懷光破賊有功。朝於行在。杞懼其言己。白帝不見。詔使引軍還取長安。梁州之再辱始此矣。書至書詔引還軍病德宗也。【目】李懷光來赴難。數朔

盧杞不見李懷光

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爲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杞聞之懼言於上曰懷光勳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入朝留連累日使賊得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爲然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見同上中渭橋）與李建徽李晟楊惠元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破泚解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爲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行○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上疏曰當

羣情之所甚惡

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而已矣。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當變故危疑之際乎。頃者中外意乖，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知，知事不實，此羣情之所甚惡也。夫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疏奏旬日，無所施行。贄又上疏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

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

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在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陛下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故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

懦而偸容避罪之態生。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眞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低）防（房）。緣推誠不疑。所以反致患害。諫官論事。例自矜衒（眩）。歸過於朕。以自取名。又多雷同。（見下勸說）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遂即辭窮。所以近來不多對人。非倦於接納也。贄以書對曰。天不以地

仲虺贊揚成湯
吉甫歌誦周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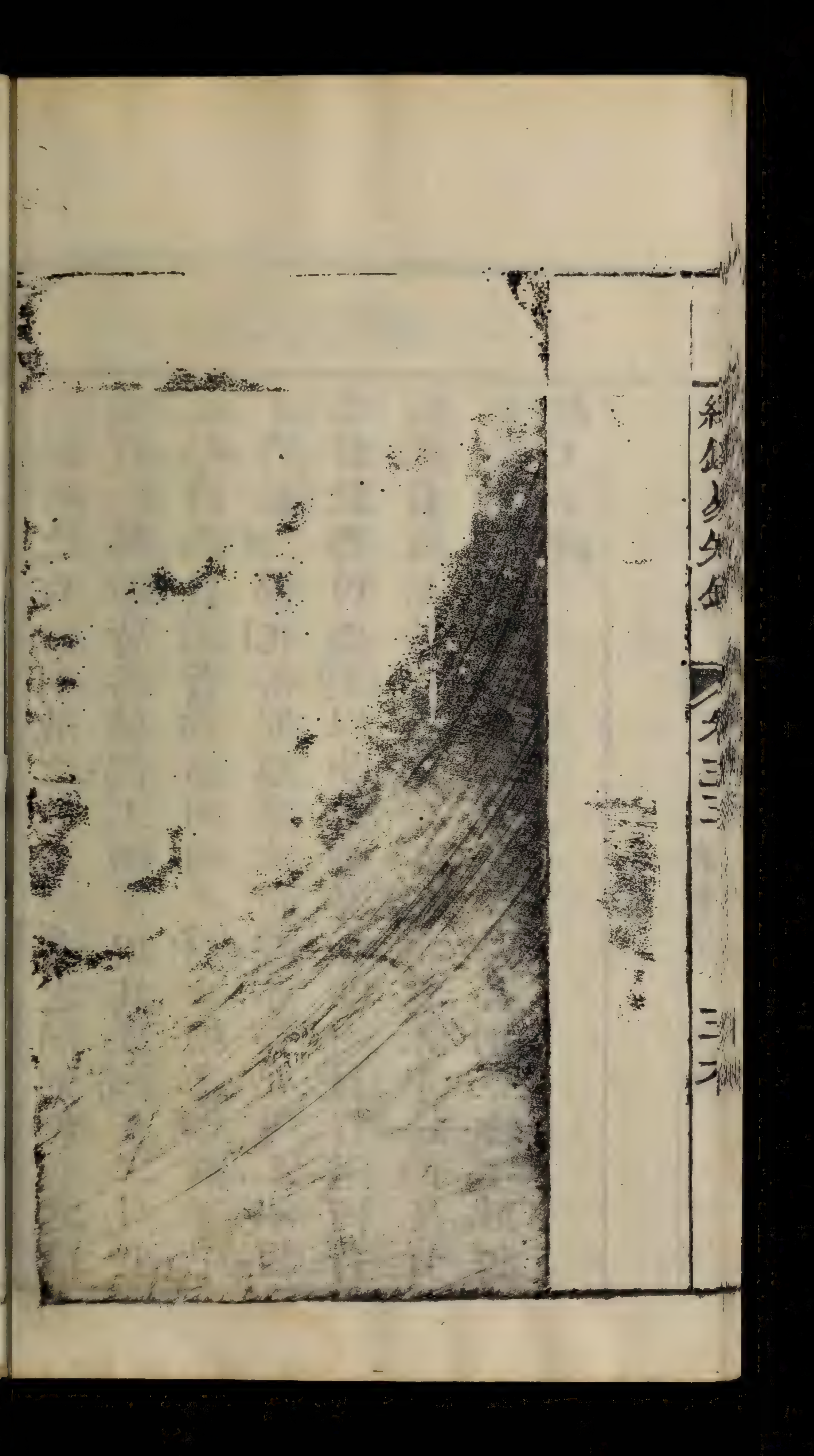
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且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斯言過矣夫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上施之則下報若誠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非所以爲悔也夫仲虺歎賛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商書仲虺之誥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吉甫歌誦周宣亦不美其無闕而美

窮辭窮理
服口服心

其補闕。詩大雅。周宣王命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烝民之詩以送之。其六章曰。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袞職。王職也。天子龍袞。不敢斥言王闕。故云。是則聖賢雖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以爲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也。諫官不密。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且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也。夫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

矣。上驕辯。必勦鈔說。曲禮。毋勦說。毋雷同。注。攬取稱人之說以爲己說。謂之勦說。聞人之言而附和之。謂之雷同。如雷之發聲而物同應之也。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闢戾也。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愞懦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而不從其令。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而不納其誠。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

賢議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爲盛德上頗采用其言。[綱]十二月貶盧杞白志貞趙贊爲遠州司馬[目]李懷光頓兵不進上表暴揚杞等罪惡衆論諠騰亦咎杞等上不得已皆貶爲司馬[綱]以陸贄爲考功郎中[目]贄辭曰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挫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茲先錄大勞次遍舉品則臣亦不敢獨辭上不許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　卷五四

通鑑綱目定本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唐紀

德宗皇帝

【綱】甲子。興元元年。春。正月。大赦。【目】陸贄言於上曰。昔成湯以罪己勃興。（書湯誥。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楚昭以善言復國。（左傳。定公四年。吳師入郢。楚昭王出奔隨。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敗吳師。）

昭王復國善言謂吾以志前惡及大德滅小怨是也。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使書詔之辭無所避忌，則反側之徒革心向化矣。上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上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說疵垢，宣暢鬱堙，因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然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乃下制

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小子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由昧省己遂用興戎遠近騷然衆庶勞止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自)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祖宗下負烝庶痛心靦(泰)貌(靦面慙也)罪實在予自今中外書奏不得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

赦下人心大悅

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仍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官軍未到以前並從赦例赴奉天及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除墊也）陌錢稅間架（見上卷二四）竹木茶漆榷鐵（見上卷）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

後李抱眞入朝爲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

李希烈稱大楚皇帝
眞卿趨赴火
陸贄諫置庫行宮

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綱】王武俊。田悅李納。上表謝罪。【綱】李希烈僭號。【目】李希烈自恃兵彊。遂謀稱帝。遣人問儀於顏眞卿。見上卷二。眞卿曰。老夫嘗爲禮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希烈遂稱大楚皇帝。以其黨鄭賁孫廣李綬李元平爲宰相。遣其將辛景臻謂顏眞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於其庭。眞卿趨赴火。景臻遽止之。【綱】置瓊林大盈庫於行宮。【目】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諫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爲家。何必撓廢

公方崇聚私貨。斂匹夫之藏。以誘姦聚怨乎。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讟讀。怨謗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安樂不與之同利乎。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一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安行也）鸞六龍（天子五路駕六馬。故曰六龍。易乾卦。時乘六龍以御天）。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小儲（貯也）。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易繫辭下傳。聖人之大寶曰位）也。上即命去（上聲）其榜。

綱 以蕭復為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

目 蕭

復嘗言於上曰宦官爲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掖宮旁舍)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命復充山南荆湖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實疏之也

綱 二月贈段秀實太尉謚忠烈

綱 李晟還軍東渭橋

目 李懷光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

賜李懷光鐵券

比漢祖遊雲夢之策

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於咸陽（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西。懷光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李晟屢奏恐為所併。請移軍東渭橋。（見上卷三一。）上從之。綱 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目 李晟以為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請以裨（皮）將（偏將也。）趙光銑（先上聲）等為洋（今陝西漢中府洋縣）、利（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劍（今保寧府劍州）三州刺史。各將兵以防未然。上欲親總禁兵幸咸陽。趣（促）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見十卷八）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詔加懷光太尉。賜鐵券。（見四九卷二六。）

石演芬義士

德宗奔梁州

遣使諭自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懷光潛與朱泚通謀。其養子石演芬遣客詣行在見三三卷六告之。事覺。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爲子。奈何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臠上聲肉塊也食之。皆曰義士也。以刀斷其喉而去。【綱】李懷光反。帝奔梁州。【目】上以懷

光附賊。將幸梁州。今陝西漢中府即山南道治。山南節度使嚴震遣大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迎衛。用誠爲懷光所誘。陰與之通謀。會震繼遣牙將馬勛勳奉表。上詰之故。勛請梁州取震符召用誠。壯士自後擒之。送震杖殺之。

李懷光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殺惠元。建徽走免。懷光又與韓遊瓌書。約使爲變。遊瓌奏之。懷光遣其將趙昇鸞入奉天。約爲內應。昇鸞詣渾瑊自言。瑊遽以聞。且請決幸梁州。上遂出城。命戴休顏守奉天。休顏徇於軍中曰。懷光已反。遂乘城拒守。懷光遣其將孟

三字知義

保惠、靜、壽、孫福逵。將精騎趣南山即終南山。在西安府城南。一名南山。連亙藍田咸寧長安盩厔四縣之境。邀車駕至盩厔。見二八卷十六駱谷。相謂曰。彼使我為不臣。我以追不及報之。不過不使我將耳。帥衆而東。縱之剽票。截也掠。由是百官從行者。皆得入駱谷。以追不及還報。懷光皆黜之。

遂昌尹氏曰。涇李之變。綱目書上如奉天。至是奉天之圍已解。乃書帝奔梁州。何哉。懷光之反。不烈於朱泚。梁州之幸。不急於奉天。而書法不同如此者。德宗播越。懷光遠來赴難。幸而有功。略無問勞撫慰之意。乃聽盧杞之言。咫尺天子。不得一面而行。遽趣之擊賊。遂使懷光怨望。迄成反叛。此蓋信用小人。其禍至此。德宗於忠臣賢士之言。百不從一。而於小人之言。聽受如響。

此所以再致播遷。皆其自取。彼持書奔以賤之耳。奔者。匹夫逃竄苟免之事。以萬乘而書奔。可愧之甚矣。然則懷光獨無貶乎。曰。叛君反逆之賊。其罪猶待貶黜而後見邪

李晟以忠義感激將士

【綱】加神策（見上卷六）行營節度使李晟同平章事【目】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隍。城下池也。）繕甲兵。為復京城之計。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晟以孤軍處其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胃）氣不衰。

【綱】三月。魏博兵馬使田緒殺其節度使田悅。權知軍事。【目】田悅

用兵數敗其下厭苦之上以給事中孔巢父爲魏博見上卷一宣慰使巢父孔子三十七世孫也性辯博至魏州對其衆爲去聲陳逆順禍福悅及將士皆喜兵馬使田緒承嗣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杖而拘之悅以歸國撤警備緒遂與左右殺悅於是將士皆歸緒因請命於巢父巢父命緒權知軍府朱滔遣人說緒許以本道節度使緒遂款於滔李抱眞王武俊又遣使詣緒許以赴援緒召將佐議之幕見四一卷二二幕府僚曾穆盧南史曰用兵雖尚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幽陵

即幽州指朱滔之兵。恣行殺掠。今雖盛彊。其亡可立而待也。奈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爲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天子出奔謂之蒙塵於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上見

【綱】李懷光奔河中。

【目】始懷光方彊。朱泚與書。以兄事之。約分帝關中。及懷光已反。其下多叛。泚乃賜以詔書。且徵其兵。懷光慙怒。內憂麾下爲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營東走至河中。今山西平陽府蒲州或勸守將呂鳴岳焚橋拒之。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

【綱】車駕至梁州。

【目】上

軀命同於瓜果

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陸贄奏曰爵位恒宜慎惜不可輕用獻瓜果者賜之錢帛可也上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曰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今之員外試官雖則授無費祿然而突觸也銛纖利也鋒排患難竭筋力展勤効者皆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以授之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

名而濫施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爲賞哉上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小大之事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然贄數直諫忤上意盧杞雖貶上心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車駕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貧盜賊之餘戶口減半嚴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

綱 鳳翔節度使李楚琳遣使詣行在

目 初奉天圍解李楚琳見上卷二九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見上同節度使而心惡之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欲以渾瑊代之陸贄奏曰楚琳之

罪固大。必欲精求素行。追抉聲淵入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盡無疵。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況阻命脅從之流。安敢歸化哉。上乃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上又問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論說賊勢。語多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音覘平去二聲 若不追尋。恐成姦計。贄上奏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而盡阬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

高疑推誠效不同

陸贄諫德宗六失

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用萬機。有獨馭區寓（同宇）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藎（藎。詩大雅文王之篇王之藎臣。藎進也。言其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者憂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何）致離叛。構成禍災。願陛下以覆轍爲戒。天下幸甚【綱】夏。四

李晟不顧家

月以韓遊瓌爲邠寧見上卷二九節度使綱加李晟諸道副元帥目晟家百口及神策見上六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去聲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爲賊爲間諫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去聲裘褐終無叛志綱以田緒爲魏博見上節度使綱姜公輔罷爲左庶子目上長女唐安公主薨上欲爲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以爲山南見上五梁州非久安之地且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上謂陸贄曰造

塔小費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贄上奏曰。凡論事者。當問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小。故唐虞之際。主聖臣賢。而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若謂諫爭爲指過。則剖心之主。紂剖比干心。不宜見罪於哲王。以諫爭爲取名。則匪躬之臣。易蹇卦二爻。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不應垂訓於聖典。上意猶怒。罷公輔爲左庶子。

【綱】以賈耽爲工部尚書。【書法】工部尚書未有書者。此其書何。美耽也。代德以來。方鎮跋扈。未有恭順如耽者也。故特書之。

【目】先是耽爲山南東道治湖廣平陽府。節度

李抱眞會王武俊

使。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見上。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疊。移文曰牒。至。以澤代耽。耽內納牒懷中。顏色不變。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謁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鉞。節。編毛爲之。大將所擁。秦漢以下改爲旌幢之形。鉞。大斧也。節以專殺。鉞以專斷。節鉞必上賜之。示征伐自天子出也。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爲節度使矣。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

【綱】韓遊瓌引兵會渾瑊於奉天。

【綱】李抱眞會王武俊於南宮。

【書法】韓遊瓌書會。重兵也。此兩將胥會耳。何以書。師克在和也。於是兩軍相望。尚未相信。微抱眞忘身徇義。單騎往見。則兩將終未乎。而朱滔之破。未可知也。然則此一會也。所謂繫天

賈林復說王武俊

下。安。危。者。非。過。言。矣。綱目書曰李抱眞會王武俊嘉抱眞也。目朱滔攻貝州今直隸廣平府清河縣百餘日。馬寔殖攻魏州今直隸大名府亦踰四旬。皆不能下。初朱滔攻田悅。分兵攻貝州。及田緒殺悅。滔遣馬寔攻魏州。賈林復爲李抱眞說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値田悅被害。傳旬日不救。則魏博見上七皆爲滔有矣。魏博既下。則張孝忠見上卷十八必爲之臣。滔連三道之兵。進臨常山。卽恆州見同上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卽潞州見五二卷十一澤潞退保西山。質實云未詳處所河朔河北也盡入於滔矣。不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則

李抱眞服王武俊

朱泚不日梟夷，鑾輿反正，諸將之功，孰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軍於南宮（今直隸真定府南宮縣）東南。抱眞自臨洺（見上卷十五文十六）引兵會之。兩軍尚相疑，抱眞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以俟，曰：今日之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厲將士以雪讎恥，亦惟子。言終遂行。見武俊，敘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宗）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升），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抱眞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

此身已許十兒死

韓滉獻錢粮

李王會南宮之敗

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謂抱真死。矣。遂連營
而進。【綱】五月。韓滉。遣。使。貢。獻。【書法】常貢不書書此何嘉滉義也。【目】山
南見上地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裌夾衣。至是
鹽鐵判官王紹。以江淮繒情帛來至。上。命先給。將。士。
。然後御衫。韓滉見上卷十五。又遣。幕僚見上七何士幹獻綾
羅四十擔於行在。又運米百艘。搜。船之總名以餉李晟時
關中京師長安也斗米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滉爲人
。彊力嚴毅。自奉儉素。夫人常衣去聲絹帬。裙本字破然後
易。【綱】李抱真王武俊大破朱滔於貝州。滔夜焚營遁歸范陽【書法】

李晟收復京城

著。會。南。宮。之。效。也。故兩將並書而以抱眞先之。

[綱]六月李晟等收復京城朱泚亡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

[目]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召諸將謂曰賊重兵皆聚苑中自苑北攻之潰會其腹心賊必奔亡乃牒（移文也）渾瑊駱元光等領兵刻期集於城下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方築壘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走明日晟使兵馬使李演王佖（音弼）將騎兵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晟先開牆二百餘步賊柵（拆）斷（短）之萬頃帥衆拔柵而入佖演繼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賊不能支皆潰張光

五日內無得通家信

于公異作露布

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光晟降。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晟遣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古者每戰克。欲使天下聞知。乃以版書獲捷之由。露之不封以示布告中外。自後魏以來。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爲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崔豹古今注廟者貌也。所以彷佛先人之容貌。）如故。上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朱泚將奔吐蕃。其衆隨道

陸贄諫詔訪內人

散亡。比至涇州。今陝西平凉府涇州繞百餘騎。田希鑒涇原大將。是年四月。殺其節度使馮河清而附於泚。涇原。即平凉府閉城拒之。涇卒遂殺姚令言。詣希鑒降。泚獨與親兵北走。寧州今陝西慶陽府寧州刺史夏侯英拒之。泚將梁庭芬射。石泚墜阬中。韓旻等斬之。詣涇州降。傳轉去聲驛遞首行在。詔以希鑒爲涇原節度使。上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內人。贄上奏曰。今巨盜始平。疲瘵債病也之民。瘡痍夷傷也之卒。尚未循拊。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也。上遂不降詔。而遣中使求之。綱以李晟爲司徒中書

陸贄諫奪李楚琳官

令暉瑊為侍中。駱元光等遷官有差。雖

【綱】上發梁州。

【目】上問陸贄。今至鳳翔。見上入 諸軍甚盛。因此遣人代李楚琳。見同上 何如。贄上奏曰。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喻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今輦 連上聲 路 車也。天子五路。 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夫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此古今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也。不如

陸贄秦漢諸儒不能及

使貸枕安也京邑。徵授一官。彼將奔走不暇。安敢復勞誅鉏哉。

致堂胡氏曰。權之義不明於天下。而變詐術數之事行。陸贄之學。其師承不可考。然觀其陳輕重之義。破反道之說。皆秦漢諸儒所不能及者。宜其操守堅固。議論端實。猷爲通達。而不畔於道也。使遇太宗。其效不在魏文貞下矣。【直註】魏徵諡文貞。

【綱】秋七月。遣給事中孔巢父宣慰河中。七見上。李懷光殺之。【綱】車駕還長安。【目】李晟謁見上於三橋。即三渭橋。見十一卷二六。中渭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上駐馬慰撫。爲之掩涕。令左右扶上馬。至宮。每開閑日

河中不必憂

李泌諫與吐蕃兩地

閑暇之日輒宴勳臣。李晟為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綱】徵李泌為左散騎常侍。【目】李泌為杭州今浙江杭州府。刺史。徵詣行在。五見上。日直西省。朝野屬視目。上問河中為憂。泌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竄伏河中。不日必為帳下所梟矣。初上發吐蕃西羌種。在吐谷渾西南。以討朱泚。許以安西見四九卷二四北庭見四九卷十三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來求地。上欲與之。泌曰。安西北庭之人。勢孤地遠。盡忠竭力。為國家固守。近二十年。誠

可哀憐。一旦棄之戎狄。彼必深怨中國。他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讎矣。況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何功之有。上遂不與之

八月。顏眞卿爲李希烈所殺

目 李希烈聞希清伏誅。初李晟收復京城。斬朱泚黨李希清等於市。忿怒。遣中使至蔡州眞卿留蔡州。今河南汝寧府。殺顏眞卿。中使曰。有敕。眞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眞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卽汴州。今河南開封府。去年冬陷於希烈。來。眞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敕邪。遂縊殺之

綱 以李晟爲鳳翔見上。隴右。見四九卷十三節度等使。進

爵西平即鄯州見同上。王。綱 遣渾瑊等討李懷光軍于同州。今陝西西安府同州。目 上命渾瑊駱元光討懷光。懷光遣其將徐庭光軍長春宮在西安府朝邑縣治西北。以拒之。瑊等數朔戰不利。時度支見四四卷九用度不給。議者多請赦懷光。上不許。綱 馬燧討李懷光。取晉今山西平陽府慈今平陽府吉州隰今平陽府隰州州。以渾瑊為河中節度使。康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綱 冬十月。以竇文瑒王希遷俱宦者為監神策見上六軍兵馬使。綱 十一月加韓滉同平章事。目 議者或言滉聚兵脩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

李泌知韓滉

此朝廷大計

公忠清儉。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所以脩城。爲迎扈（戶。迎駕扈從。）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爲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臣敢保其無他。上曰。外議洶洶。卿弟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皐爲郎。不敢歸省。正以謗語沸騰故也。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又言於上曰。臣之上章。非私於滉。乃爲朝廷計也。上曰。如何。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皐。使之歸覲。令滉速運糧儲。此

朝廷大計也。上卽下泌章令皐歸覲面諭之曰。卿父氏有謗言。朕不復信。關中之糧。宜速致之。皐至。滉感悅。卽日發米百萬斛。聽皐留五日卽還朝。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陳少遊淮南節度使。去年冬。李希烈陷汴州。拔襄邑。江淮大震。少遊送款於希烈。淮南。今江南揚州府。聞之。卽貢米二十萬斛。會劉洽時洽克汴州。希烈奔蔡州。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慙懼發疾卒。大將王韶欲自爲留後。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爲亂。吾卽日全軍渡江誅汝矣。韶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惟安江

東之能安淮南。眞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遂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入貢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綱】馬燧取絳州。（今山西平陽府絳州。）

【綱】乙丑。貞元元年。春正月。贈顏眞卿司徒。謚文忠。

【綱】以盧杞爲澧（里）州別駕。

【目】盧杞遇赦移吉州（今江西吉安府。）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欲用爲饒州（今江西饒州府。）刺史。給事中袁高奏杞極惡窮凶。何可復用。上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亦爭之。上謂宰相與杞小州乃以杞爲澧州（今湖廣岳州府澧州。）別駕。上謂李泌曰。朕已可哀

赦懷光有五不可

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綱三月。馬燧敗李懷光兵於陶城。夏四月。燧及渾瑊又破懷光兵於長春宮。目馬燧敗懷光兵於陶城。斬首萬餘級。分兵會渾瑊逼河中。見七上破懷光兵於長春宮。見上南遂圍宮城。時連年旱蝗。資糧匱竭。言事者多請赦李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距長安纔三百里。同州見上當其衝。多兵則未爲示信。少兵則不足隄防。忽驚東偏。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懷光。必以晉絳

懟隙（俱見上）逼之。渾瑊既無所詣，康日知又懋遷移，士守不安，何以獎勵，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力未窮，遽赦其罪，今西有吐蕃（見上十五），北有回紇（見四二卷末），南有淮西（即蔡州，今河南汝寧府，見上卷十五），觀我彊弱，必起窺覦（豫。希幸也），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見上卷二九又四九卷十三）將士皆應敘勳行賞，今府庫方虛，賞不滿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罷諸道兵，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芻藁且盡，陛下但敕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內潰（會）之變，何必養腹心之疾，為他日

馬燧平河中

之悔哉馬燧入朝奏曰懷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爲陛下平之上許之[綱]六月朱滔死以劉怦(烹)爲幽州(見上卷十八)節度使[綱]秋七月陝(今河南河南府陝州)虢(今河南府盧氏縣)軍亂殺其節度使張勸詔以李泌爲都防禦轉運使[綱]八月馬燧取長春宮遂及諸軍平河中李懷光縊(意)死[目]馬燧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其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呼其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曰汝曹徧國立功四十

馬燧披襟示信

餘年何忽爲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不吾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爲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燧等遂進逼河中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使人招庭光庭光罵辱之及燧還乃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爲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遠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自相驚皆易其號爲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爲乃縊而死初懷光之

李璀忠孝

解奉天圍（見上卷三一）也。上以其子璀（催上聲）為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見上四）璀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不忍見君上之危而不言也）。上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為朕委曲彌縫之（左傳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李泌赴陝（見上）上謂之曰。朕所

以欲全懷光誠惜璀也卿至陜試爲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見上五洋見上四懷光猶可降也今雖請降臣不敢受况招之乎璀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璀亦自殺

致堂胡氏曰嗟乎李璀之死也知父非義諫之而弗從知君之不可背欲事之而不可得德宗既欲全之則宜預諭馬燧以懷光叛逆罪止其身念嘗勤王特宥其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璀勿死而璀亦可以不死矣

目 朔方將牛名俊斷短懷光首出降燧自辭行至是凡二十七日渾瑊盡得懷光之衆朔方軍自是分居

陸贄諫討淮西

邠（今陝西西安府邠州）蒲（見上七河中）吳 綱 加馬燧兼侍中 綱 赦懷光一子。收葬其尸。罷討淮西兵。目 上問陸贄今復有何事當區處者。贄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請乘勝討淮西（見上）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謂與元赦詔見上二）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建中（德宗年號）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曰陛下悔過降號聞者涕泣。故諸將效死。叛夫請罪逆泚懷光相繼梟殄。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

則聖王之敎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
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之明矣今叛帥革
面易革卦小人革面謂面順於王化也復脩臣禮然其深言密議固亦
未盡坦然必當聚心而諦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
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
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回所宜布恤人之惠以
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臣所未敢保者惟希烈耳
陛下但敕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不有人禍
則有鬼誅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詔

李晟以營妓惡張延賞

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歸其尸使收葬諸道與淮西連接者非被侵軼（軼音逸突也）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一無所問【綱】以張延賞為左僕射。夜【目】初李晟戍（恕）成都（今四川成都府卽西川節度治）取其營妓以還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怒追而返之晟遂與延賞有隙至是上名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以延賞為左僕射

致堂胡氏曰西平雖同平章事然除百官已非其任況進退宰相乎迹二人之隙止以成都營妓之故晟與延賞於是乎交失之矣然與其責人不若責己則晟之失為重而晟不知自反至

李晟失而又失

四夔

宰相分判六曹

於有隙，又陳其過惡，而尼其入相，是克伐怨欲兩行焉。失而又失，其累德多矣。蓋不待尚結贊之間，而德宗猜心已萌。處功名者，可不慎乎。

綱 丙寅二年。春正月，以劉滋、崔造、齊映同平章事。目造少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爲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夔。夔，舜臣名，見一卷二五。上以造敢言，故不次用之。滋、映多讓事於造。造久在江外，疾錢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陸度支見上十六。轉運等使，諸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送京師，令宰相分判六曹。六部也。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滋判吏、禮部，造判戶、工部。造與戶部

侍郎元琇善使判諸道鹽鐵榷酒（罷十四征三三）韓滉奏論其過失。罷之。【綱】夏四月。淮西將陳僊奇殺李希烈以降。以僊奇為節度使。【目】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僊奇使醫毒殺之。因屠其家。舉衆來降。詔以為淮西（見上十九）節度使。【綱】秋。七月。陳僊奇為其將吳少誠所殺。以少誠為留後。少誠素狡險。為李希烈所寵任。故為之報仇。

致堂胡氏曰。陳僊奇為國殺賊。賞必節誠是也。吳少誠黨賊而殺僊奇。亦以與之。則賞罰混殽。兆淮蔡之亂矣。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類是也。

兆淮蔡之亂

【綱】吐蕃（見上十五）入寇。詔渾瑊駱元光屯咸陽（見上四）【綱】九

月置十六衛上將軍見四八卷二二〔書法〕於是費復府兵环畢下果矣何以書以爲宜復也故志之〔目〕初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見四三卷三二泌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見同上領之農隙教戰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州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見四五卷三一爲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又牛仙客見四九卷六二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誘戍卒使以所齎繒帛寄於府庫而苦役之利其

死而沒入其財故戍卒還者什無二三然未嘗有外叛內侮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玄宗年號）之末張說（見西入卷十八）始募長征兵兵不土著（見十四卷二）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曏使府兵之法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上以為然因有是命然卒亦不能復也

【綱】李晟遣兵擊吐蕃於汧城（今陝西鳳翔府隴州）敗之

【目】尚結贊（吐蕃之相吐蕃俗不言姓其官皆稱尚結贊名也）敗走謂其人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上聲）之入鳳翔（見上十六）境以兵直抵城下呼李令公（晟為中書

令故稱名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而退【綱】冬十一月韓滉劉玄佐曲環俱入朝【目】先是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滉見上十二運米三萬斛至陝見上十九李泌奏之上喜謂太子曰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娘去聲醞酒為釀命於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見上卷二五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及麥熟市有醉者人以為瑞然人作飽食死者甚衆數月人膚色乃復故滉遂入朝過汴汴州即大梁今河南開封府宜武節

韓滉勸劉玄佐入覲

度治也時宣武節度使劉玄佐久未入朝晃與約為兄弟請拜其母其母喜為去聲置酒酒半晃曰弟何時入朝玄佐曰久欲入朝力未能辦耳晃曰晃力可及乃遺去聲玄佐錢二十萬緡民錢貫也備行裝晃留大梁三日大出金帛賞勞去聲一軍為之傾動玄佐驚服遂與陳今開封府陳州許今開封府許州節度使曲環俱入朝

綱 十二月以韓滉兼度支見上鹽鐵轉運等使

綱 李晟入朝

目 工部侍郎張彧郁李晟之壻也晟在鳳翔見上以女嫁幕客幕府之客崔樞禮重之過於彧彧怒遂附於張延賞上

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閒諜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為去聲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為僧。不許。入朝稱疾。懇辭方鎮。亦不許。韓滉素與晟善。上命滉諭旨。使與延賞釋怨。引延賞詣晟第謝。因飲盡歡。晟表薦延賞為相。

致堂胡氏曰。延賞固小人。不足責矣。西平於是又失焉。前方數其罪惡。今又薦其可相。人之賢否。繫與我和與不和。夫豈不取譏於人哉。乎他日延賞譖間如初。則晟若堅守初議之為正歟。

綱 丁卯。三年。春。正月。以張延賞同平章事。目 李晟為其子請婚於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

韓滉忠順

杯酒閒則不復貯胸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

[綱] 劉滋罷以柳渾同平章事

[綱] 二月遣右庶子崔澣(綬)使吐蕃

[綱] 鎮海節度(初治江南鎮江府尋移治浙江杭州府)使同平章事韓滉卒

[書法] 節度兼宰相多矣未有卒書兼職者此書平章事何在位也滉於諸鎮為最忠順故其卒也備書之

[目] 滉久在二浙所辟(壁)舉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入嘗有故人子謁之滉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綱] 三月以李晟為太尉

[目] 初吐蕃尚結贊屢遣使

李晟竊慕魏徵

和上未之許乃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爲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張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便上亦素恨回紇見上十九欲與吐蕃擊之遂從燧延賞計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上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宜留輔朕自擇代者晟薦都虞候邢君牙遂以君牙爲鳳翔尹見上十六加晟太尉罷鎮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太宗相好直諫余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儒者事非勳德所宜也晟斂容曰司馬

省州縣官

失言矣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為臣哉叔度慙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而性沉密未嘗泄於人

【綱】夏五月以渾瑊為會盟明使

【目】崔澣見尚結贊責以負約尚結贊曰破朱泚未獲賞見上十五是以來耳今欲脩好去聲固所願也然渾侍中信厚聞於異域請必使之主盟遂遣瑊與盟許盟於平涼今陝西平涼府平涼縣

【綱】閏月省州縣官收其祿以給戰士張延賞之謀也

【綱】渾瑊與吐蕃盟于平涼吐蕃劫盟【書法】與者何自我之辭也然則其受侮也有以取之矣

【目】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

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名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爲猜疑。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垂。邊也。備諳虜情。庵。曉也。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爲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唐縣故城在平涼縣境內。韓遊瓌屯洛口。質實云地名。未詳處所。以爲瑊援。將盟。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瑊等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

柳渾料吐蕃

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虜縱兵追擊。唐將辛死者數百人。元光晟陳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上視朝。謂諸將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邪。皆頓首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上欲出幸。大臣諫而止。

綱　六月。以馬燧爲司徒。兼侍中。

目　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

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獲馬燧之姪弁甘謂曰胡以馬爲命吾在河曲今山西太原府河曲縣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渡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今蒙侍中力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遣弁與宦官俱文珍等歸上由是惡燧罷其副元帥節度使以爲司徒侍中張延賞聽懼謝病綱以李泌同平章事目泌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讐有恩者朕當爲卿報

李泌勸勿害功臣

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爲讎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有善者幸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爲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近也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反仄恐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爲然晟燧皆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陛下不

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見四三卷二八不可分也。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矣。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綱】以李自良為河東節度見五三卷四使。【目】自良從馬燧入朝。上欲使鎮太原見同上自良固辭曰。臣事燧久。不欲代之。上曰。卿於馬燧存軍中事分問。事燧之分。誠為得體。然北門謂河東為國家之北門之任。非卿不可。卒以授之。【綱】復所省州縣官。從李泌之請也【綱】秋七月。以李昇為詹事。【綱】募戍卒屯田京西。【綱】張延賞卒。【綱】八月。柳渾罷為左散騎常侍。【目】初渾與

柳渾頭可斷舌不可禁

張延賞議事數（朔）與同。延賞使人謝曰。相公節言。則重位可久矣。渾曰。為吾謝張公。柳渾頭可斷。（短）舌不可禁。由是交惡。上好文雅縕（醞蘊通）藉。而渾質直無威儀。時發俚語。上不悅。罷之。

綱 幽郜（告）國（故城在山東兗州府城武縣東南）大長公主。（見十卷十八）流李昇於嶺南。（見四二卷二八）

目 公主。肅宗女也。適蕭升。女為太子妃。恩禮甚厚。宗戚皆疾之。主素不謹。李昇等數入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煙入聲鎮也）禱。上大怒。幽之禁中。流昇等嶺表。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昏。上名李泌告之。且曰。舒

李泌諫立舒王

今江南安慶府。王名誼德宗之姪。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欲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爲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汝也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寃殺臣子。使臣以姪爲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煙入聲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

李泌論貞觀開元易太子

相疑。未有不亡國者。且陛下不記建寧之事乎。（見五一卷二）上曰。建寧叔實冤。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爲此故辭綸誥。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爲陛下相。又覩茲事。且其時先帝常懷危懼。臣臨辭日。因誦黃臺瓜辭。（見五一卷十）肅宗乃悔而泣。上意稍解。乃曰。貞觀（太宗年號）開元（玄宗年號）皆易太子。（見四四卷十九。一見四九卷七。又十）何故不亡。對曰。承乾謀反事覺。太宗使朝臣數十人鞫之。事狀顯白。然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且陛下既知肅

幷廢舒王而立皇孫

宗急而建寧冤則願陛下深戒其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其迹願陛下如貞觀之法幷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乃百代所當戒此又可法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嚮使楊素見四十卷二十許敬宗見四五卷十五李林甫見同上開元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諍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

勿露此意於左右皆欲樹功於舒王

内。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太子遣人謝泌曰。君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仰首而飲藥也。如何。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閒如字。越也。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

李泌善處人父子兄弟之間

吐蕃城故原州

及陛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臣報國畢矣。驚悸（忌。心動也）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慰諭不許。

華陽范氏曰。李泌善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泌以為天子以四海為家。則莫非家事。以君之子為己任。其知相之職業哉。

【綱】九月。回紇求和親。許之。（從李泌之謀也）

【綱】冬。十月。吐蕃城故原州（見五二卷二五）而屯之。

【書法】蠻夷之役不書。吐蕃城耳何以書。惜之也。曷為惜之。城原州元載計也。楊炎繼行。反以貽朱泚之禍。則炎之急也。卒使吐蕃城而屯之。於是載之計未可厚非矣。綱目一書再書。所以深致惜之之意也。

【音註】元載見同上。楊炎見上卷入

【綱】十二月。大稔。（飪）詔和糴粟麥。

【目】上畋於新店。（見五一卷十二）入民趙光

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爲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見五三卷七）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又云和糴。而實彊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折也）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上命復（福）其家。（復除也除免）光奇家徭賦

